

# 勾勒帝國路徑的權力拼圖：庫柏《大草原》中的遠西地景與美國早期國族主義運動內部意識形態的競爭

周淑娟

國立中興大學

隨著文化研究的光芒逐漸照亮往昔被遮蔽的文學角落，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也從他久被忽略的作家殿堂中再放異采。庫柏研究晚近十幾年來大為昌盛，<sup>1</sup> 若干先前已絕版的著作也重新付梓。誠如評論家本菲（Christopher Benfey）所言，讀者不再習以為常地約化庫柏的作品為槍法神準的白人男子為拯救落難白人女性，而與邪惡的印地安人大戰的簡單故事（61）。對那些喜愛庫柏的美國文學學者而言，這是可喜的現象，他們對這位美國早期國族認同打造者長期受到忽略的現象向來感到惋惜。<sup>2</sup> 然而，雖然晚近評論界對庫柏作品開啓了更多元的閱讀角度，也讓大眾對庫柏有更豐富的了解，多數學者的注意力仍舊置放於他寫作生涯早期最受矚目的數本小說上，例如《間諜》（*The Spy*）、《領航者》（*The Pilot*）、

---

Nov. 19, 2009 收到稿件/ Aug. 11, 2010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31 (July 2011)：85-110

- <sup>1</sup> 富蘭克林（Wayne Franklin）所著《詹姆士庫柏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Chicago: Chicago UP, 1982）以及裴克（Daniel Peck）所編《〈最後的莫希根人〉新論文集》（*New Essays on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2）可說是庫柏新風潮興起的一個早期指標；至於近年較重要之研究，則有富蘭克林（Wayne Franklin）之《詹姆士庫柏的早年生活》（*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Early Years*；New Haven: Yale UP, 2007）以及裴森（Leland S. Person）所編之《詹姆士庫柏歷史導讀》（*A Historical Guide to James Fenimore Cooper*；New York: Oxford UP, 2007）。
- <sup>2</sup> 庫柏旋風的沒落，除了他生涯後期與美國社會的疏離外，也跟馬克吐溫對他的嚴厲批判有關。有關此批判內容，以及後續評論家對此批判之不滿，請見本菲（Benfey 5）與裴森（Person 12）的概述。

《拓荒者》(*The Pioneers*)、以及《最後的莫希根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等,《大草原》(*The Prairie*)一書則仍被摒除於這股熱潮外;評論家論及此書時往往一筆帶過,認為其不論在角色刻劃或情節安排上皆了無新意,不過是「皮襪故事系列」(*the Leatherstocking series*)前兩本故事的複製,這般現象令人惋惜。二十世紀以來,雖然不乏討論此本小說者,但多數為期刊論文,探討內容大都屬於人與自然(見Ringe; Vandier)、美學造詣(見Ringe; Bewley)、以及影響研究(見Gates; Vandier)等傳統議題;新的詮釋觀點,如族群、性別、甚或階級等文化研究闕如,專書更是稀少,除了歐佛冷(Orm Overland)之《美國古典作品之創造與意義:詹姆士庫柏的〈大草原〉》(*The Making and Meaning of American Classic: James Fenimore Cooper's The Prairie*)外,能提供讀者新視野的研究有限,即便本菲對庫柏重新受到重視之現象感到可喜,在其簡短的論文內也未深入探討此作品,甚至直言《大草原》是庫柏「突發奇想」之產品(63),而二〇〇七年新出版的《詹姆士庫柏歷史導讀》也無任何針對《大草原》的評論或介紹。事實上,如果讀者稍微留心的話,將會發現《大草原》與「皮襪故事系列」前兩本小說在內在氛圍的構築上不僅不連貫,甚至落差極大。如果庫柏在《拓荒者》中譜出一首雋永的田園謳歌,在《最後的莫希根人》中打造了一曲壯闊的國族史詩,那麼他在《大草原》裡營造的卻是輓歌般的悲愴;數個族群在廣漠的大地上廝殺衝撞,在這無情的荒野裡人們看不到任何可資慰藉的景象。如此意旨上的崩解不禁令人好奇《大草原》在庫柏國族論述裡的蘊意,也使得此書具有進一步探討的價值。本論文將從西部擴展在美國建國初期的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切入,檢視庫柏在《大草原》中對遠西(*the Far West*)地景的呈現如何反映了美國早期國族主義運動內部意識形態的競爭。

《大草原》的背景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遼闊地區,時間是一八〇五年——路易斯安那購買案發生兩年後。在一個秋日的黃昏,數輛四輪馬車從一個乾涸的溪床上駛出,準備越過沙丘起伏的一片大地。極目遠眺,稀薄的草原綿延無際,直達落磯山脈。這群旅者乃僭據土地(*squatter*)的布希(*Bush*)一家人,由父親以什彌爾(*Ishmael*)帶領,要往西部尋覓一處遠離法律干涉的居所。當他們從一塊隆起的小丘頂端駛下,遠處陡然出現一個人影背光朝他們而來。俟其走近後,驚訝異常的布希一家人發現此人乃一老者,在人跡罕至的草原上多年來靠設陷阱補獸維生。這人正是外號「皮襪」的獵人本波(*Natty Bumppo*),此時他年過八旬,早已無法打獵。透過本波的幫忙,這群旅者找到一處紮營過夜的地點。本波與這家人分開不久後,遇上一位名叫保羅(*Paul Hover*)的年輕捕蜂人,他不遠千里,乃為追隨寄居布希籬下的戀人愛倫(*Ellen Wade*)。此時由馬特離

(Mahtoree) 爲首的一群蘇族印地安人驀然掩至，將兩人俘虜，隨後這群印地安人又襲擊布希營地，搶走牛隻。本波與保羅脫逃後，一度遭以什彌爾誤會是馬特離的幫兇。誤會冰釋不久，草原上又有一位名叫鄧肯 (Duncan Uncas Middleton) 的軍官到來。此人是《最後的莫希根人》主角海華鄧肯 (Heyward Duncan) 的外孫，爲了查訪他的新娘伊蕾孜 (Inez) 的下落來到此地。伊蕾孜系出名門，是南方西班牙裔有錢人家的女兒，卻在結婚前夕被布希與妻舅亞布倫 (Abarim White) 聯手綁架。亞布倫生性蠻橫霸道，與布希長子亞薩 (Asa) 衝突頗多，在一次劇烈爭吵後，亞布倫設局狙殺亞薩並嫁禍本波。本波、保羅與鄧肯三人趁布希家族男性成員出外時，合作救出伊蕾孜與愛倫兩人，不久一行人卻又落入與蘇族聯手的布希手中。布希與蘇族合作只是爲了報長子之仇，在查出殺子元兇乃亞布倫後便釋放了本波，並將亞布倫吊死於一塊岩石之上。透過本波與印地安好友波尼族長「堅硬的心」(Hard Heart) 的協助，保羅等人順利返回東部社會，本波則繼續定居草原。鄧肯一年後返回草原拜訪本波時，老獵人已進入生命最後一刻。在「堅硬的心」與鄧肯牽手守護下，本波接受神的召喚，安詳死去。

從以上的故事可明顯看出庫柏欲以《大草原》作爲他皮襪故事第三部曲之意圖。在這裡他延續前兩本故事的模式，於小說開頭從地誌學角度切入，用強勢的作者干預性口吻 (authorial intrusion) 對讀者介紹故事發生地點的今古歷史，營造敘述的真實感之後，再引介主要人物進場。此外，他不僅再次利用本波作爲串場人物，還特地安排鄧肯一角，加強此書與《最後的莫希根人》之連結。<sup>3</sup> 不同的是，此書的歷史年代與空間背景都大幅往後延伸，故事時間從殖民與革命年代跳躍至十九世紀初期，地點也不再是早臻開發之東部，而是當時美國新獲得之遠西遼闊草原；年代與地域的雙重推展，加上本波以白人與印地安人聯結核心的神聖形象辭世，清楚流露庫柏欲藉此第三部故事將皮襪傳奇推向高潮，同時爲此英雄史詩劃下句點的企圖心。<sup>4</sup>

令人不解的是，皮襪故事前兩本雖涵蓋許多驚險的場面，卻不乏動人的景色與事件來紓解讀者緊繃或鬱悶之情緒，故事結尾也往往有雨過天青的希望光芒展現，替新共和國預示美好願景。然而在《大草原》中庫柏卻似乎吝於讓讀者有此享受——浩瀚的地表貧瘠荒涼，氣氛始終凝沉陰鬱。誠如學者潤奇 (Donald

<sup>3</sup> 「皮襪故事系列」一辭乃後世評論家給予有關本波的五本小說之統稱，在庫柏寫作之初，心中並無創造系列故事之計畫，然而多重環境因素卻引領他逐步朝此方向進展。

<sup>4</sup> 庫柏在一八四〇年與一八四一年重拾皮襪題材，將時間回溯到本波青年之時，寫成《尋路人》與《殺鹿人》兩書。此舉乃物換星移，各種環境變遷下之結果，因超出本論文題目範圍，在此不予討論。

Ringe)所言(313),不少知名學者,包括勞倫斯(D. H. Lawrence 61),查斯(Richard Chase 57)等都注意到此書「黯淡、不祥」,充滿「復仇氣氛」、「死亡陰影」的大地容貌,但是其閱讀大都圍繞暴亂氛圍中邪惡盡除、秩序重返等形而上主旨,未注意到此故事悲愴多於希望的輓歌語調:本波已逝,其他白人角色歷經一番殺戮艱險後,鍛羽返回東部文明社會;保羅與鄧肯雖然由敘述者在故事結尾以預示筆法敘述其未來成就,然而此未來並非在遠西草原實現,而是小說世界外的東部已開發社會。也就是說,作者並未如先前一般,為小說的地理空間勾勒美好未來,廣漠的荒地最後仍歸空寂,未曾提供讀者任何慰藉或展望。作為皮襪故事尾部曲,如此安排呈現反高潮效果,使得此英雄史詩的結局失去其應有的磅礴氣勢,也令人狐疑作者對遠西的態度。

事實上,庫柏裹足不前之曖昧態度在小說開頭便已流現。作者在開場以第一人稱對讀者直接發話時,原本氣勢昂揚,對美國在遠西之成就自豪不已:

路易斯安那土地納入版圖,使得原就有一半無人居住的美國疆土更形遼闊。對於此購買案的正確與否,已有許多人發表議論。在爭論熱度減退,黨派偏見也稍予拋卻後,此措施的睿智逐漸受到肯定。再愚笨者也看得出來,這塊版圖的加入使我們的疆域連成一條富庶的帶狀區域,大自然已在我們前方設下沙漠作為屏障,使我們的人口不會再往西拓展,也使我們的疆域不會在這充滿革命的年代淪於敵人之手。此天然屏障讓我們能徹底統領內陸地區,並可將邊疆無數野蠻部族納入管理。這塊土地使權益衝突的各方立場得以調和,彼此的猜疑獲得弭平,為內陸貿易開啟無數通道,甚且直達太平洋岸。(9)

此段文字表達了作者讚許的態度,他稱讚爭取路易斯安那土地的「睿智」,並列舉其在政治上的多項貢獻。然而在一陣昂揚之後,敘述者卻顯得支吾其詞,欲言又止,令讀者莫名其妙:「倘使未來時間或局勢迫使帝國走向和平分裂,我們也可安心,因為我們將會有一個同文、同種、同信仰、也同樣深信政治公義的鄰國」(9)。對國家的發展高聲讚揚後,庫柏無故提到國家分裂的可能,著實奇怪;這似乎不是一份對其稍早所提「充滿革命的年代」的憂慮心情,因為他用「和平分裂」此詞語,與「革命」暗涵的戰爭或社會暴亂有所不同。此外,這句話中「安心」、「同樣深信」等說法所表現的語調,與其說是憂慮,毋寧說是希冀。這句結語導致整段文字的意義完全扭轉。庫柏彷彿暗示:取得路易斯安那意義固

佳，但若將來能在此土地上安置一兄弟之邦，對美國將是更完美的結果。這樣的訊息豈不是令對新共和國命運憂懼不已，對國家認同揣揣不定的美國人心情雪上加霜？

想要解決《大草原》中庫柏如此蹊蹺的敘述，首先要對西部擴展在美國國族想像所扮演的角色有所知曉。簡單來說，可由如下三個層面切入。首先是內蘊於美國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帝國擴張傾向。史蒂芬生（Anders Stephanson）在《昭彰天命》（*Manifest Destiny*）書中指出，勤懇、自立的農夫在自己的田地快樂地耕種，賺取溫飽，養活家人，是移居美洲的白人自殖民時期以來自我認同的代表形象。獨立之後，他們以此形象對比受工業環境壓迫而沉淪的英國人（或歐洲人），衍生標榜田園經濟簡樸生活的共和主義來建立美國的國族認同。然而強調清新、德行的共和主義卻包裹著開疆闢土的帝國主義擴張性質；充足的耕地是支撐自由農（yeoman）理想的必備條件，隨著人口成長，土地的需求上升，領土的拓張勢在必然。史蒂芬生援引高倡自由農理想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對西部開拓的關懷作為例證：「想要農業更新，領土擴展必不可缺。美國身為有史以來，首度給予人充分自由之國家，拓張將是解放全人類之重要步履」。總之，對傑佛遜而言，西拓是「通向自由帝國之階」（Stephanson 18；22）。

在自由農的自我認同外，史蒂芬生還指出構成美國國族主義侵略面向的另一項要素——帝國的交替（*translatio imperii*）。此要素源自十八世紀大西洋彼岸的一種史觀，大抵是說「人類文明通常由單一統治力量或民族，持續以西向的模式在歷史中擔任傳遞之工作」（18）。史蒂芬生並以柏克萊主教（Bishop Berkley）的著名詩行「帝國的路徑往西推進」來說明此思想之普及。在美國獨立之後，不難想像此史觀如何受到美國人熱烈擁抱，並挪用於國族認同之構築。依該史觀之邏輯，美國之建立乃歷史之終極目的：從遠東到新大陸，世界之發展到達極致，往西已無新陸塊等待歷史巨輪之來臨，美國也將替代大英帝國，負起人類文明傳遞之任務。開國元老兼第六屆總統小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對柏克萊主教詩行的挪用：「帝國的星辰往西前進」是此國族認同的最具體表現。此類的文化論述更強化了美西拓展乃天命所歸之神話。

除了史蒂芬生，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在其《處女地：美西的象徵與神話》（*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書中對美國國族運動的帝國主義面向也有相關分析。史密斯指出，西部在美國國族認同中不僅支撐自由農的自我形象，也擔負美國人集體心理安全閥的功能。此一概念同樣源自英國。十八世紀有關殖民地政策的討論中，有許多人強調美洲作為英國工業產品銷售市場的角色。執此看法者認為，只要殖民地版圖不停擴展，低廉的土地價值將

引領人民持續投入農耕事業，如此一來，新大陸的工業難以發展，便無法成為祖國的競爭對手。在美國國族運動興起後，此理論也被西部拓展之文化論述挪用。此論述自許美國新共和將免於歐洲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社會頹圮命運。以傑佛遜為例，當十九世紀初美國工業萌芽，引起大眾憂慮之際，他仍認定美國不會步歐洲社會敗壞之後塵，因為在自由土地的眷顧下，「我們的製造者（亦即工人們）可如獨立、良善的農民般自在無憂；因為只要還有空暇的土地可資利用，一旦其他階級意圖壓榨其生計至不堪忍受的程度，工人們可隨時辭工，投入農耕行列」（Smith 203）。

以上兩位學者對美國國族主義論述的分析不僅讓我們看到十八世紀末以來美西急速拓展現象中的政治潛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也讓我們得以想像路易斯安那購買案（Louisiana Purchase）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如同史蒂芬生所分析，雖然對夾帶優勢武力的新共和國而言，印地安人早已不構成威脅，「自由帝國」的西進之路卻仍有數重障礙：北方聖羅倫斯河流域有英國盤據；南部佛羅里達地區屬西班牙勢力，西方則有法國與西班牙勢力的雙重威脅。經過十八世紀末幾次征戰下，前二者已入美國囊中，<sup>5</sup> 然而紐奧良以及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卻可能是個棘手的問題。出人意料的是，史蒂芬生所說的難題最後卻異常順利地化解：一八〇〇年代初期，傑佛遜總統獲知拿破崙意圖令西班牙歸還此區域，<sup>6</sup> 他憂心屆時勢力橫跨密西西比河兩岸的法國將壟斷整個北美內陸區，於是派遣門羅（James Monroe）赴法，「希冀確保美國在密西西比河口，以及該河下游以東，隸屬路易斯安那之小塊土地」（McMillen 99），沒想到法國表示願意出讓整個路易斯安那土地。此案以一千五百萬美元成交，美國史上稱之為路易斯安那購買案。

乍看之下，購買案成功似乎是美西開拓史上之最大勝利，美國領土從此由大西洋岸往西直抵落磯山麓，版圖幾為原先之兩倍大。然而當美國屯墾腳步逐漸接近此地時，便發覺此案於美國國族發展之意義非但不似起初想像之輝煌，甚至可能加深美國社會內部舊有的分裂，幾至無可挽回。由於此內部分裂影響美西神話建構甚鉅，本文將花費些許篇幅予以說明。

雖說美國內部分裂乃諸多因素糾葛之結果，梳理後可以發現區域政治衝突乃其核心因素。北美殖民地墾荒事業開始以來，地理位置所造成之區域差異便逐漸

<sup>5</sup> 相關細節請見 Stephanson 23-24。

<sup>6</sup> 一七〇〇年代法國勢力早英國一步入侵密西西比河谷。然而七年戰爭失利的結果，導致法國將路易斯安那所有權轉讓予西班牙。

浮現，在當時，已有許多人對此感到憂心。<sup>7</sup> 誠如卡克斯（John D. Cox）所言，十三州殖民地本就有其不同的歷史、地理背景；其鬆散甚至敵對的關係，根本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一統的國家認同，反而出現幾種不同國家意識形態彼此競爭，希冀壓制對方，取得主導地位（7）。<sup>8</sup> 當代史家華茲崔特（David Waldstricher）所著《處身不絕的慶典中：美國一七七六～一八二〇年代國族主義之創建》（*In the Midst of Perpetual Fetes: The Mak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1776-1820*）一書第五章對此競爭有清楚之描述。

華茲崔特指出，概略來說，美國早期的區域派系政治乃兩大軸線交錯構成。縱軸上是商業為主之北方，與農業南方對立；橫軸上則是輝格派（Whig）上流階層，與福音派（Evangelical）大眾平民對立。經過一段時間，在區域與階級因素交相作用下，兩大軸線逐漸形成兩大政治勢力。新英格蘭清教保守神職人員階層挾其長期統治優勢，合併大量經濟精英份子，在美國建國初期繼續保有其主導地位，形成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此上流階層以亞當史密斯自由經濟之名積極捍衛工商經濟，以維持其個人主義之利益追求模式。在南方，強調民主以及自由農理想的民眾則漸漸形成以傑佛遜為首之共和黨派（the Republican Party）。不過華茲崔特提醒我們，此時美國的區域政治並無分裂國家之意向，只是各自意圖壓抑其他區域之發聲，以利其主導美國國族運動之定調，進而把持政治利益。

華茲崔特對聯邦黨與共和黨派後續為求壓制對方，在文化論述場域展現的區域政治角力之描述，可以用當代文化研究學者豪爾（Stuart Hall）的符號學概念來理解。簡單地說，國族運動成了區域意識形態搏鬥的場域，兩勢力競相將自我認定的價值觀編入（encode）「美國」此一有待填充的意符中，以茲定義美國國家主體性，好為己方所用。據華茲崔特所述，新英格蘭稟承清教文化「荒野任務」傳統，向來自許是支撐國家道德於不墜之中流砥柱，他們藉蓄奴制貶低標榜民主、支持法國革命的南方共和黨為虛假之民主鬥士：「那些統治上千黑奴的封建爵爺們究竟是什麼面目呢？」（Waldstreicher 252）。反之，新興南方勢力則挪用

<sup>7</sup> 這可從著名的《來自美洲農夫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第三封〈何為美洲人？〉（“What Is An American?”）一文中獲得印證。在勾勒北美殖民者共有的特質後，作者格里夫各（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 1735-1813）緊接以婉轉筆法介紹各地理區生活與社會制度之差異，在文中呈現了商業東岸與原始西部，人文北方與蓄奴南方之對比。此時格里夫各僅描述差異，尚未表現太深擔憂，但是二十數年後華盛頓總統的卸職演說便已經對逐漸鮮明之區域對立流露明顯之憂心。

<sup>8</sup> 有關十三州殖民地不同的創始過程，請見霍夫斯德（Richard Hofstadter）。至於殖民地之間的差異與對立關係，摩根（Edmund Morgan）在其所撰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傳記中則有詳實的介紹。

革命時期的共和主義，不僅將政黨命名共和黨，並利用身體政治隱喻填充國族意符。他們將新共和國比喻為開始追尋自我性格的年輕人，主張「真正的美國人應該是積極、上進、背景各異的年輕人，在熱忱驅使下，聚集一起為捍衛國家而努力」；那些久享霸權、保守、高傲的北佬們則被喻為「年老色衰的老婦，看著年輕時代哺育過的嬰兒們取代自己舊時的主導地位」，他們不僅不足代表美國，更是國家的威脅（Waldstreicher 264）。

華茲崔特進一步指出，在南北對峙的政治局面下，西部拓展成了另一個文化論述的競爭場域。新英格蘭早已深刻體會西部開拓對其政治勢力削滅之劇：黑奴以五分之三之人口比例納入國會席次代表計算之憲法規定使北方在國會的優勢大為減弱；隨著國土西擴，更多的州併入聯邦後，新英格蘭地位不斷下滑，倘若這些新興地區又淪為蓄奴之州，局面將更緊迫，因為美國國土每往西推展一步，意味著「權力關係重新洗牌之可能」，也意味「國家未來方向的再次調整」。在此爭執中，雙方再次嘗試將己方價值注入國族論述上，以排除異己。南方共和黨堅稱「更多的自由開發土地將可匡正各類社會弊端，包含赤貧階層的出現」，新英格蘭則堅持「美國領土擴展已超出自然賦予之疆界」（Waldstreicher 264-265）。

西部開拓不僅使原有的南北對立趨於白熱，更促使西部權力興起並成為區域競爭之第三勢力。誠如華茲崔特所言，離鄉背景的西部開發者，心理亟需傳統儀式作為身分認同之依附，這時候獨立紀念日成為他們鞏固自我身分認同，凝聚族群向心力的重要儀典：「脫離聯邦法定疆界的西部屯墾者亟需保留那些高雅但具有創新精神的慶典，方能感覺自己仍處身舊有的軌跡上」（274）。然而，隨著時間消逝，西部人的疏離感漸漸浮現，因為要維繫未曾脫離舊有文化軌跡的感覺不僅需要西部人自己的努力，更倚仗東部人的認同：「以東部聯邦政府為主導的國族化政治促使精明的西部人對自我在東部人眼中的形象格外敏感，深恐在其眼中留下負面觀感」（Waldstreicher 277）。令其失望的是，東部人往往感受不到西部人希冀被認可為新共和國一份子之企盼。隨著時間消逝，西部人深刻感受東部人自負卻又憂慮地看待動盪的邊境之交雜情緒。為了強化己身在國家發展過程的印記，自 1800 年代起西部人嘗試透過新躍起的印刷文化為自己發聲；他們發行能反映在地心聲的報紙，出版敘述西部人經歷的書籍。由於西部人深曉東岸報紙對西部刊物所登之在地慶典具高度轉載興趣，他們不忘善用每一樁政治大事，例如獨立紀念慶典，來表現其忠誠。這些舉動顯示了西部人宣示其身分認同之決心。總而言之，新共和國剛成立之數十年間的區域衝突經華茲崔特整理後，可概述如下：

新英格蘭的聯邦黨員試圖編排南方「雅各賓黨羽」(Jacobins) 的



親外面貌為脫軌表現，<sup>9</sup> 以建構己方的「美國特質」；同樣地，南方共和黨則貶抑對手為偏狹的「波士頓印花」聯邦黨，認為自己所代表的才是正宗的「美國特質」；至於西部人則強調自己的忠誠以及在國土擴展上的重要性。(251)

華茲崔特的簡介，讓我們對區域政治衝突在美西擴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初步理解。不過，華茲崔特提到東部人「自負卻又憂慮地看待動盪的邊境之交雜情緒」，卻未進一步解說，這一點史密斯的研究可作為補充。據史密斯所指，美國早期文化對美西的意義的呈現有數種不同的文化辭論，最具代表性的有「農園神話」(the myth of the garden) 與「沙漠神話」(the myth of the desert) 此兩極化對比。「農園神話」歷史最優久也最普遍，勾勒的是美洲內陸無限延伸的農業社會景象。早在十八世紀美國革命之前，英國政治界就已存在美洲帝國的幻景，「農園神話」即是構築此幻景的基底。<sup>10</sup> 在美國獨立後此說法更形顯著，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安全閥理論與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自由農烏托邦便深受此文化辭論影響。<sup>11</sup> 此外，史密斯認為格里夫各(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在《來自美洲農夫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中毫無懷疑地認定美洲自由農社會將無止境往西擴展的言語，也流露了此神話的印痕。<sup>12</sup>

與「農園神話」西進的樂觀思想成強烈對照的是影響力稍遜一籌的「沙漠神話」。此文化辭論出現於路易斯安那購買案完成後，有關此區域的數篇報告。根據史密斯的研究，落磯山脈以東存在著廣大沙漠的說法源自一八一〇年派克(Zebulon M. Pike)所發表的報告。他從東部出發，橫越大草原，最後抵達里約格蘭德(Rio Grande)河谷上游。他的探險報告中直指整個廣大無邊的平原區域是貧瘠無綠樹的一片不毛之地，宛如非洲的沙漠一般。稍後，隆恩(Stephen H.

<sup>9</sup> 南方共和黨員支持法國革命的政治立場為聯邦黨人嘲弄為「雅各賓黨羽」，暗諷前者與法國秘密結盟，且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

<sup>10</sup> 史密斯指出一七七五年伊凡斯(Lewis Evans)曾預言「具有偉大財富與權力的美洲帝國即將在一個土地豐饒，氣候宜人的文化中自然興起」；此外卡佛(Jonathan Carver)也曾預示一個矗立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強大王國。這些預言乃此「農園神話」之濫觴(Smith 124)。

<sup>11</sup> 富蘭克林與前面所提傑佛遜的論點相似，不同的是富蘭克林在革命前力圖用此理論向英國國會申明美洲殖民地對大英帝國開疆闢土的重要性，但在革命成功以後，此理論成為富蘭克林憂慮國家工業化未來的心靈安慰劑。

<sup>12</sup> 格里夫各寫道：「在許多世代過後，我們不會看到湖岸上擠滿內陸國家，也不會看到北美洲的未知邊界上住滿居民。誰能預知(我們的社會)將延伸多遠？誰能估算它能餵養多少百萬人口？至今歐洲人腳步尚未踏抵此陸塊的一半範疇哩！」(Smith 126)。

Long)於一八二三年所發表的探險報告再次對美國人確認了這個沙漠的確實性。<sup>13</sup>

在史密斯看來，當時美國人心中對大草原的此般觀感「若從日後屯墾者到達該地的遭遇來印證，確然不算誇大」(175)。然而在此同時他也承認來自密西西比河東岸，熟稔豐富水源灌溉的旅者對此地區貧瘠程度所可能產生的過度印象。對慣以土地上的樹木類型判斷新土地肥沃程度的美國人而言，一片浩瀚無綠蔭的平原幾乎等同不適合任何農業生長，更不適合盎格魯—美國人生存的環境。這些西部開墾者需要一段時日的歷練方能領會短草遍佈的土地，甚至遠端落磯山下的真正沙漠並非全然無法餵養生命。即使如此，史密斯發現，時人對西部，尤其是野西 (the Wild West) 的看法已就此改觀。<sup>14</sup> 此一改變，連帶影響了東岸人對西部開墾者的評價，西部人從「農園神話」的自由農先驅英雄形象，遽然變為令人憂懼的野蠻人：

雖然乾旱不宜農耕的區域可由逐水草而居的部族畜養牛羊，這些人一般被視為未經文明教化者，無法與美國社會融合，於是往往成為不法之徒。這些人在東岸人口中常被與原始部族，例如阿拉伯世界的貝多因族 (the Bedouins)，或是亞洲的韃靼人相比擬。東岸人認為即使邊境居民最終接受環境，過著田園生活，他們仍將淪為游牧的部族，對東部農耕的安定社群造成威脅。<sup>15</sup> (Smith 176-177)

有關東岸人在「農園迷思」與「沙漠迷思」交相作用下對遠西大地與居民之矛盾心情，史密斯以肯塔基領地開創者布恩 (Daniel Boone) 此真實人物在歷史上如何被刻畫作為指標文本。根據史密斯的描述，布恩在歷史上呈現兩極形象。

<sup>13</sup> 稍後史密斯花了若干篇幅描述「沙漠神話」與實際情形的落差以及日後一八三〇年代共和黨政府為了其自由農烏托邦理想，在此區域所做的努力與失敗的結果。由於此部分超出本文所欲處理的框架，在此不予詳述。

<sup>14</sup> 史密斯所稱之「野西」乃指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片土地。

<sup>15</sup> 史密斯顯示，西部居民可能淪為原始部族的憂慮亦起自十八世紀的大英帝國：「儘管俄亥俄與肯塔基兩地的濃密森林完全不適馬匹行走」(Smith 177)，柏克 (Edmund Burke) 卻於 1775 年眾議院討論俄亥俄河谷開發案時提出警告。他認為假若英國不儘快墾植阿利根尼山脈彼端土地，殖民地的邊境居民將「在該區任意漂蕩，不受控管；其生活習慣將全然改變……他們將變成英籍的韃靼族。這些人若集結成群，將是一支兇猛，無法抵擋的騎兵隊。未設防的邊境一旦遭受攻擊，恐怕立即淪陷，總督、議員等輩都將落入其掌控」(Smith 177)。雖然最後證實柏克的理論並不適用於俄亥俄河谷，此思想卻已散播其影響力。當遠西的報告出爐後，人們更有充分理由感到憂心。一八三〇年代以後，若干作家提筆為此地區撰述時，都以沙漠意象為本並接受柏克論點的現象，顯示沙漠迷思的普及，以及柏克之預言讓人們對此區域產生的負面心情。

第一型為帝國先鋒：此一形象散見於歷史記載，標榜其多項功績，例如一手策劃「梧桐沙洲合約」(the Treaty of Sycamore Shoals)，為殖民地從印地安人手中拿下肯塔基絕大多數土地；在密林間燒出「荒野之徑」(the Wilderness Trail)；一七七五年帶領第一批墾植者到達布恩鎮(Boones Borough)並在革命期間打退入侵的印地安人，艱苦捍衛文明前哨等。<sup>16</sup>

布恩的第二個形象則存在於一般大眾腦海，與帝國先鋒完全相反，是個文明棄逃者，因為他不能忍受心愛的荒野被開墾。史密斯提到，一八一六年《奈爾斯名人錄》曾轉載一支從歐薩奇堡(Fort Osage)出發到印地安領域的派遣隊與布恩的晤談。在末尾，此書針對晤談內容有如此結語：「當肯塔基開發後，此人再也無法留居此地……他比任何人都有能力在此聚集財富，然而他喜愛的卻是儉約的山林狩獵生活」(Smith 54)。根據史密斯所言，布恩背離文明的性格後來成為報章的嘲弄材料，他們認為布恩被迫不停往西遷徙，原因是他無法獲得土地。在這些報導裡，布恩被改塑成需要「無限側身空間」(Smith 54)的邊境人。一八二三年《紐約美國人》一位記者寫道：「隨著文明腳步逼近，他(布恩)便不時地撤退——從肯塔基到田納西，再從田納西到密蘇里，最終漸趨繁榮的密蘇里也令布恩厭煩。據說他曾向人抱怨，他到此處不過兩年時間，就有『去他——的洋基人到來，在距我一百哩的地方落腳』，他大概很快會被迫搬到落磯山脈去了」(Smith 54)。此外，負責編纂隆恩探險隊紀錄的詹姆士(Edwin James)記敘，1819年他前往歐薩奇堡時，聽人轉述布恩曾表示，一旦他砍伐薪柴時，倒下來的林樹樹梢與他居住的小屋門口距離超過數碼，就到了他該再次遷移的時候了。據史密斯分析，很明顯地，來自佛蒙州的詹姆士完全無法理解這些言行，因為他在紀錄上評道：西部人「明顯地喜歡往西遷移，幾乎毫無理由可循，尤其是男人」。他無法明瞭為何對西部人來說，那種感覺自己可以「脫離與群眾相處必然會產生的人為需求與束縛，生活全然仰賴一己之力與大自然的豐饒資產」一事，有著如此無可抗拒的吸引力(Smith 55)。<sup>17</sup> 無論嘲弄抑或不解，這些刻畫布恩的文化敘述突顯了東西部大眾在意識型態上的差異、甚至對立。這裡我們清楚看到作為

<sup>16</sup> 史密斯指出，菲爾森(John Filson)是布恩傳奇的首位打造者。他於所著的《肯塔基州之發現，墾植與現狀》一書中歌詠布恩隻手建立肯塔基共和政體的成就。在他的刻劃下，布恩對於肯塔基將成為北美最豐饒、有力的其中一州感到欣慰，而他為此州所付出的辛苦，早已從鄉民的感激與愛戴中得到慰藉(54)。

<sup>17</sup> 在詹姆士的紀錄裡，隆恩隊伍曾經在密蘇里河上游最遠端的墾植區遇見一個年過六旬的老人，殷切地向其詢問尚無人居住的普拉特河谷(the Platte)的景況。詹姆士寫道：「我們發現此翁極為認真地考量著將家人遷移至該地的念頭」(Smith 55)。與布恩如此雷同的翻版無疑令詹姆士再次肯定西部人是一群毫無理性的游牧族群。

西部人的布恩之兩極形象顯現了美國人對西部與西部人慾望與憂懼並存的矛盾心情。

當我們對美西在美國國族運動初期所佔的位置有了如上的認識後，對庫柏《大草原》地誌學的呈現便能有較深入的理解，許多令人迷惑的難題也可層層解開。此中最首要的當然是前文提過的小說楔子。如前所述，作者這一段干預性敘述是庫柏「皮襪故事系列」前期作品的一貫起頭方式，不僅在交代時間與空間背景，同時有史家為歷史下定論的自我設定任務，目的是告訴讀者，此書與《拓荒者》、《最後的莫希根人》一般，將要為國人敘述一段以本土為題材的故事，這部故事取材真實的歷史背景，將要以歷史小說的方式為國家撰春秋。便因為庫柏強烈的歷史感，這段開頭篇幅雖短，卻濃縮了路易斯安那購買案前後有關遠西的各種政治考量與衝突，從帝國競爭、政治派系、印地安人遷徙，到會通印度的夢想，全數被網羅在內。然而，與前兩本小說有所不同的是，庫柏一開始便難以確定自己所抱持的立場。他用「帝國」一詞指稱擴張中的新共和國，這與先前作品中的措詞完全不同。較之在《拓荒者》中較為平實的「國土」(country)一語，「帝國」二字顯得優越且自信，讓我們清楚感受到《大草原》流現該時代征服遠西的帝國思想。然而，如前文所分析，由這段開端的末尾所傳達的訊息看來，庫柏在此書中對美國帝國所持的未來願景與「農園迷思」的帝國雄心差距甚大。

關於這一點，歐佛冷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資訊。據歐佛冷觀察，庫柏在《大草原》對遠西心情的舉棋不定，可以從他一八二九年——《大草原》出版後兩年——的評議性著作《關於美國人》(*Notions about Americans*)中獲得印證。<sup>18</sup> 庫柏一方面在此書中對購買案大力讚揚：

路易斯安那購買案是美國政治上劃時代的神來之筆。與此版圖擴增的氣魄相較，過去歐洲數百年來的征戰與攻城掠地顯得微不足道……這個國家即將進入新紀元；它擺脫瀕弱不振的階段，已開始傲然挺立於世界強國之列。這些巨大變化在短短數十年間發生、完成。無論歐洲人多麼不願意，他們仍得承認先前遭百般掠奪、欺凌的弱小民族如今已是勁敵。大自然的律法是無可違背的，這些功業勢必要實現。天命注定這個國家將具備強大的勢力，而通往此命運的通道近在咫尺。這個國家將一年比一年茁壯，任何人想要抗拒或否認都是徒然。(346-7)

<sup>18</sup> 《關於美國人》乃庫柏一八二八年在歐洲所發表之書信體論述，寫信者乃一虛構的法國紳士，他為其英國的朋友敘述在美國旅行的見聞。

這段文字充分顯現了稍早所提美國對於帝國擴張「天命所在」的文化傳統，也與《大草原》開頭前半部的國族自信與驕傲不謀而合。不過歐佛冷也注意到，庫柏在此書其他地方卻又表示大草原其實是擴張的阻礙而非通路：

大草原及其以西之沙漠為該區人口的前移設下天然障礙，而西北部氣候更是不宜人類居住。未來這些地區將有屬於自己的居民是顯而易見之事。不過對於一個百廢待舉的新興國家而言，這一天為期尚遠。(289)

此段文字意旨的曖昧與前述《大草原》開頭的結語有極端相似處。庫柏表達了遠西作為居住環境的不樂觀後，卻又預期此地未來應該有其特定居民。至於這群特屬該區的住民是誰，從最後兩句話可以窺見端倪；此處他雖然未若在《大草原》般明白顯示，仍可清楚推斷是從新共和國分裂而來。

對不熟悉美國建國初期社會內部狀況者來說，庫柏此番言語可能有如天機般隱晦，不過當我們透過華茲崔特的描述，對該時代之區域衝突以及派系政治有一定了解後，這個謎團便可迎刃而解。很明顯地，出身紐約上州，受貴族養成教育的庫柏對遠西抱持的是新英格蘭的意識型態立場，這使得他在國族運動上陷入僵局。以宏觀格局而言，庫柏亟欲刻畫路易斯安那土地為美國帝國天命之展現，一方面穩固國人對新共和國之信心，一方面對歐洲國家宣示美國之茁壯。但是以微觀角度來說，庫柏對此塊土地對美國命運的影響感到憂懼。

當然，也許有讀者認為庫柏在這裡只是表達他對西部未來發展速度不可能太快的預測，並沒有排拒遠西納入美國版圖之意，何況「屬於自己的居民」等語也可解釋為居住於該土地之上的墾植者，未必是他國之民。這一點我們可以透過《關於美國人》更早表露的一段文字作進一步檢視。此處庫柏提到：

迄今為止，美國人仍不斷勾勒著他們偉大國家的輪廓。而今替國家版圖內部著色的功夫已鄭重展開：墨西哥灣、加拿大邊境湖區、大草原以及大西洋是這幅國家圖景的邊框。就實質而言，這〔塊區域〕已構成一座廣大的島嶼。先前持續西進的移民熱潮也將就此止息。(83；斜體乃本文所加)

如同歐佛冷所說(52)，以上文字清楚顯示庫柏對美國版圖的保守立場，他對美

國疆域擴展的企盼顯然未如美國古典帝國思想般崇宏。對他來說，美國國土西邊的自然框架並非大西洋，而是遠西大草原，這就是為何他大力讚頌路易斯安那購買案成就的同時，卻對美國西進的展望欲言又止，語多保留。本文認為，對庫柏來說，路易斯安那購買案的歷史意義在於它證明了美國勢力的茁壯，也為疆土獲致廣大的屏障，美國西部開拓的任務到此已可告一段落。有趣的是，庫柏似乎也意識到大草原作為邊境防線的不足，相較於東、西、南方海洋或湖泊的屏障優勢，欲以平坦遼闊，可長驅直入的草原作為國界，說服力著實薄弱。因此，庫柏不由自主地以水域的意象呈現此片大地。在以上所引的文字裡，他將美國國土比喻為一座島嶼，無疑是將草原視為湖、海之屬；換言之，庫柏心理上已以大草原替置了大西洋的防衛功能。

庫柏對遠西大草原的認知與呈現印證了當代理論對地誌學（topology）敘述中非客觀性質的剖析。自從後現代各種理論興起，對啟蒙以來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假說加以重新審視後，我們已漸漸揚棄對人類理性認知能力的終極信仰，也不再理所當然地假定文字的通透與無私性。我們開始注意並承認意識形態與權力關係對人類認知與書寫的干預、甚至仲介，乃恆常而非反常現象。書寫被認為是對外在世界意義的建構而非反映。閱讀文本時，我們關注不再是作者是否再現真實，而是作者如何假中肯之姿呈現其所見之環境，也就是說個別文化對事物的型塑過程代替超然可證的擬真性（mimesis）而成為知識——尤其是人文學門——的探索重心。在此後現代知識框架催化下，地理研究和地景呈現的探討也獲致新的面貌，讀者不再毫無條件地接受地理敘述的科學客觀性質。在其所編《地方／文化／再現》一書，文化地理學者鄧肯與雷（James Duncan and David Ley）運用了薩伊德（Edward Saïd）、傅柯（Michel Foucault）等學者的理論來揭示地誌學（topology）在啟蒙運動對人類思維客觀、理性的預設立場下，被包裹成科學知識，掩蓋其間蘊藏的人為專斷（arbitrariness）成分之現象。鄧肯與雷提醒我們，除了性別、殖民主義、國族等不均衡的權力結構影響外，階級、宗教、年齡等等都左右著地理的呈現。此外，柯斯羅夫與多默許（Denis Cosgrove and Mona Domosh）也提醒讀者，地理書寫是「創造與刻畫吾人位置與空間意義的過程」（27）；職是，「我們創造的文本本身即是文化、性別、政治的產品；我們的書寫不僅與某些被稱為真實地理的景況有關，同時也與我們自己以及我們所處的境況相關」（36）。由於此關注，我們的地理書寫添加到前人累積的書寫基底上，形成一系列文化建構的一部分，每個書寫呈現了對世界的某種特定觀感，成為被諮詢的對象，以幫助我們了解自我，了解我們與地景的關連，也了解我們對己身所居之地的想法；對柯斯羅夫與多默許而言，這些敘述的重點不在於其充分展露外在

世界，而在於其幫助我們對如何了解這個世界有所通曉（Cosgrove and Domosh 37）；這也就是史密斯（Jonathan Smith）所說，在地理敘述的啓蒙科學面紗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後，讀者漸漸注意並探索地理再現其實乃誤現（misrepresentation）之相關問題，讀者開始理解此文本所具之高度矇蔽性（deceptive）以及其中所充載特權族群之主張（78）。

當我們透過地誌學者的研究來閱讀庫柏《大草原》後，不僅可以理解此書開頭作者對遠西土地的曖昧言語，對此書地景呈現的意象也將有更深入體會。用海洋譬喻草原是這其中最鮮明的例子。在小說開頭數頁處，庫柏對遠西地景有如下描述：「這片大地與風雨過後的海洋相異處幾希。映入眼簾的，也是一般的浪濤滾滾，一般的廣漠無邊，不禁令人驚異此二者居然可以如此相似」（13）。早期評論家福拉納根（John T. Flanagan）曾指出，庫柏以海洋意象呈現大草原的手法，在該時代具有相當藝術原創性與撼動力（103）。不過本文認為，海洋的譬喻對庫柏來說，重點或許不在營造視覺美感，而是其作為國境西界之意識形態功能，未來庫柏在本書中將一再強調此無邊海域的荒涼與不適居住，讓讀者強烈感覺庫柏以大草原取代大西洋的意圖。

庫柏以海洋意象強化西部國界，期望西向移民止步的用意，也可從他筆下大草原的另一個修辭——沙漠——獲得印證。小說第一章作者引介布希一家人進場時，對此無情荒地的營造可謂不遺餘力：「這一行人在這荒涼地帶突然出現顯得格外突兀，因為週遭環境完全沒有吸引人作土地投資的條件。草原上稀薄的植被，馬車駛過時輕陷的輪跡，在在顯示此區堅硬貧瘠的土壤恐怕連一般墾植者維生的條件都沒有（11）」。<sup>19</sup>彷彿擔心這幅圖案意旨不夠清楚，幾段之後庫柏再次描繪：「小丘連著小丘，島嶼接續島嶼，如此情景不禁令這群旅者氣餒：不知還要橫越多少無邊土地，他們耕種的卑微夢想方能實現」（14）。這個句子乍看十分突兀，因為此譬喻綜合了山與海、海洋與沙漠的矛盾意象，但是當讀者透過上述分析，察知庫柏的心態後，便不再覺得難解。此後庫柏在海洋意像之外，也多次在小說中強調此區不利農耕的「沙漠」特質。<sup>19</sup>

自此之後，如大海一般無邊荒原的意象將貫穿整個小說，成為《大草原》遠西地景的基調。這個基調不僅經由敘述者全知的觀察角度披露，甚至透過在草原居住已久，喜歡生活於大自然懷抱的本波來提出警告。本波第一次與保羅相遇時，他訝異地問保羅：「你靠什麼維生呀？這塊土地是沒有任何好處可圖的」（31）。待他與保羅相熟後，他更是直接忠告他：「你既已得到一個善良、美麗女

<sup>19</sup> 例如第 24；31；54；74；118；355-6 頁。

子的芳心，就有責任在決定人生方向時，為兩人同時作考量。你的確有些許往外遷徙的決心，但就我淺薄的見解看來，你心愛的花兒比較適合在繁榮社會的陽光下綻放，而不適合在大草原的風中搖曳。不論先前我對你說過（有關草原生活）的話是多麼真實，請把它全都忘記，好好想想已開發社會者的生存之道吧！」(373)。

除了直接或間接的地景描述外，庫柏還運用氣候等其他元素來彰顯此塊土地不利棲身的嚴苛環境。本波等人逃避布希與蘇族追殺時，曾兩次深陷險境，一次是差點被草原上突如其來的大火吞噬，另一次是被突然降下的大雪暴露其行藏。兩次事件讓讀者感受到此荒地上大自然對人們的漠然，甚至無情。小說末尾亞布倫被吊死的那一幕更是讓讀者深刻體驗作者警告闖入這塊土地的墾荒者撤離之用意。在這一幕裡，布希一家人將謀殺親外甥的亞布倫懸吊於岩石上方後，轉身朝來時的方向離去。肅殺的狂風夾雜亞布倫臨死的哀號一陣陣由身後傳來，此時敘述者寫道：

有生以來，以什彌爾第一次遭逢深切的孤獨感。赤裸的大草原現在看來已成遙無邊際的陰鬱荒原，颯颯的風聲聽來彷彿亡魂的低語。傾刻間他宛若聽到風聲裡傳來一聲尖叫，聽來不像大地的呼喊；它伴隨著嘶啞的風聲，嚇人地在空中傳佈開來。一陣新的風聲傳來之後，又有一聲恐怖的吼叫，幾乎就在他的耳邊爆開。以什彌爾鮮少感覺自己的血液像常人一般的速度在身體內流動，然而他現在卻覺得身上的血即將從每一個毛孔迸流開來。(363)

這一段有如驚悚文學的描述，可說是本書地景刻劃的高潮。從遼闊、荒涼、貧瘠到無情與令人驚恐，庫柏逐步地將遠西大地對人類的敵意推向極致。隨著故事開展，此荒原的氣氛隨之鬱結，讀者窒息之感也愈強。就在大地空間與人類的對立逐漸上升之際，庫柏進一步透過舊約聖經的典故，極力把此空間堆砌成歐洲白人眼裡的史前階段：在毫無西方文明足跡的遼闊荒野上，烈火、暴雪、狂風、仇殺、私刑和原始部族的劫掠一一展開，令人感覺回到天地創始初期渾沌宇宙裡人類最原始的生活面貌。尤其引文中「颯颯的風聲聽來彷彿亡魂的低語」等語，令人聯想到創世紀中亞伯（Abel）被兄長該隱（Cain）誘殺於田野後，濺灑一地的鮮血對上帝所發出的呼喊（Genesis 4:15）。



不只一位學者注意到《大草原》中濃厚的舊約元素，<sup>20</sup> 然而迄今未有學者對此現象作深入探討。筆者認為鄧肯「他者論述」(discourse of the other) 的概念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切入點。鄧肯的觀察顯示，「他者論述」是觀看者面對並試圖呈現陌生或異己之地景時，時常出現的現象。它的基礎元素之一是比較修辭法。這種修辭法假設世界各地有著共通的基本特質與傾向，然而由於進展速度的差距，不同地區便表現出不同時代面貌，因此空間的旅行同時成為時間的旅行，異國的世界無異是歷史的過去；職是，地景的差異便被轉化為時間的差異，也就是所謂「空間的時間化」(temporization of space) (40; 46)。雖然鄧肯在他的論文裡對「他者論述」此一概念著墨不多，但若我們結合當代後殖民論述的分析，便可看出他對此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 論述觀點之批判。當觀察者作為一個地域的他者試圖辨識或呈現眼中所見的陌生景象時，自我文化中主導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 觀點便會油然而生，以西方二元對位及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 的哲學思維而言，這樣的比較修辭法明顯帶有貶抑色彩；對這些歐洲白人觀看者來說，那些與其文化大不相同的地域景象無異是原始、未發展的蠻荒空間，也就是歷史的過去。<sup>21</sup>

鄧肯的分析讓我們對以什彌爾此角色之舊約典故及其意涵獲得更徹底的了解。安克聖經字典(*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指出(III: 514)，舊約中共有六人名叫以什彌爾，其中最重要也最有名的應是以什彌爾族(Ishmaelites) 的遠祖。他是亞伯拉罕(Abraham) 庶出的兒子。創世紀第二十一章記載在以什彌爾十五、六歲之時，元配撒拉生下以撒，亞伯拉罕在她的讒言影響下，將以什彌爾母親夏甲與他逐出門戶。飄零在外的夏甲不知何故欲將兒子棄於樹叢之下，這時天使出現阻止，並預示了以什彌爾的未來。根據安克聖經字典的解釋，民族誌是此故事的主旨，<sup>22</sup> 也就是創世紀第十六章第十二節所揭示的，以什彌爾注定「成為有著野驢子性格的人，對他人總是拳頭相向，他人也永遠還以老拳」。這種性格特質不止以什彌爾獨有，未來他的子孫都將傳承他這種「貝多因族」(bedouin) 的生活特質。此外，此字典也提到自 1864 年聖經學者諾得克(T. Noldeke) 的研究之後，大眾已普遍認為以什彌爾族乃以色列史前時期一個小支系。

<sup>20</sup> 見洛奇(Max L. Lodge)。此外，米勒(Edwin Haviland Miller) 在其文章中對以什彌爾的聖經典故雖然稍有討論(198-199)，重點卻置於他與本波在角色雕塑上的對照，未注意更深層的意識形態面向。

<sup>21</sup> 鄧肯所謂的「他者」指的是相對於自我(self)，定義較廣泛的小寫他者(the other)，與拉岡的大寫「他者」(the Other) 有所不同。

<sup>22</sup> 安克聖經字典提到，創世紀第十六章關於以什彌爾有另一內容稍異的版本，但其意旨相似。

從以上聖經研究對以什彌爾的探討可知庫柏的動機，除了以歐洲殖民者觀點刻劃《大草原》的史前時間，以表達此區域與美國社會的落差、以及其不宜人居的特點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則是以什彌爾作為西部人的代表，在庫柏國族建構上的涵義。小說開頭提到以什彌爾帶領一家人往西遷徙，想要找處不受「法律干涉」的棲身之處，此點明顯是要與前文提過的布恩作連結；事實上，就在小說敘述者引介視法律為無物、粗鄙莽豪的布希一家人進場前，庫柏特意提及布恩：「這位充滿冒險精神，令人敬佩的大佬喜歡追求新奇的經驗；然而一旦這些事物被人類制度侵擾後，在他眼裡便一文不值」(10)。雖然庫柏表面上用了「令人敬佩」等字眼，他真正的觀感可由他後來的描述得知：庫柏直言西部拓荒者「不願安定」，憑藉其「不知憂慮，橫衝直撞的勇猛」恣意妄為，是一個「被希望的魅影與一夜致富的野心驅使前進」的族群，每當眼前出現「無限待墾的土地，內心便充滿虛實難辨的利益遠景」(9-10)。此處庫柏所流露的觀感與稍早引述的詹姆士相近，在他眼裡，此一族群的冒險行為乃被鄙俗的慾望驅使，箇中的貶抑意味毋庸置疑。

庫柏對布恩／以什彌爾作為文明叛逃者的負面態度稍後進一步顯示於此行人僭據土地，甚至有犯罪行為的草莽氣質看出。在《大草原》開頭，當以什彌爾首度進入小說世界時，敘述者描述：

(以什彌爾是個)高大、黝黑、神情陰沉冷淡的中年男子。他的體格看似鬆垮，事實上卻魁梧有力。他的步履平常遲緩無力，但是偶而有障礙阻擋去路時，他將如大象一般，從原本笨重的身軀裡釋放出可怕的能量。他臉部線條猥褻、空洞，即使是一般咸認較可展現思考能力的上半部輪廓，看來都同樣粗鄙、低俗。(12)

這段文字將以什彌爾刻劃成劣等動物，毫無人性與智慧，令我們聯想到稍早所引，故事結尾處「以什彌爾鮮少感覺自己的血液像常人一般的速度在身體內流動」等語，其實也暗示此人之冷血。庫柏不僅在開頭處將以什彌爾比喻為大象，稍後他更直言此人乃「過度肥胖的牲畜」(12)。自此作者提到以什彌爾的行止時，「笨重」、「懶惰」是最常出現的形容詞。<sup>23</sup>

除了動物的隱喻外，庫柏同時透過布希一家對大自然的蹂躪來傳達此家族野

<sup>23</sup> 例如頁 14； 67； 80； 88； 89； 93； 119； 128； 134； 145。

蠻的性格。當本波引領這一行人到一處矮樹叢邊準備紮營時：「(布希)最年長的兒子大步向前，毫不費力地將斧頭往一棵身軀柔軟的棉花樹嫩芽處砍去，宛如旋風襲過一般徹底與迅速」(21)。如同歐佛冷所分析，此處給人的感覺彷彿像「一場戰爭，一場不平等的戰爭……大自然在他們的重擊下毫無招架之力」(159)。總而言之，西部人在庫柏筆下是不守法律、粗暴、無修養的野蠻族群。

庫柏對西部族群的不予認同也表達在他對小說各角色的結局安排上。《大草原》結尾敘述者用預告口吻提到這些西進的人們返回東岸社會後的未來發展。對於保羅與鄧肯，敘述者交代甚為清楚：

(保羅)很快地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富裕順遂，之後甚且成為市府官員。就如吾人在新共和國慣常見到的例子一般，伴隨知識與自尊心的提升，保羅的財富也逐漸累積。他一步一步踏實前進，直到他的妻子欣然確知兒女將不會陷入當初父母起步時的境地。事實上保羅如今已是他居地的州議會下院之一員……不過這些甜美的果子都是他長期耕耘的結果。(376)

至於鄧肯，他現下所居之位「充分反映其不凡的出身與教育背景」，乃「立法機構中更為崇高的位置」(376)。相較之下，關於主要人物布希一家，敘述者卻語焉不詳，只在稍早之處提到：「雖然這對奇特夫妻的後代中有若干人倖免於這種目無法紀的半野蠻生活，這對夫妻的下落卻無人知曉」(364)。在保羅與鄧肯兩人的結局安排上，庫柏特意強調新共和國的民主與教化功能。<sup>24</sup> 尤其是保羅，從貧無立錐之地到成家立業，這是共和國給予辛勤工作、力爭上游者的最好報酬，是美國夢 (the American Dream) 典型呈現，也是歐洲人民無法享有的幸福。然而讀者可感覺，庫柏有意暗示，並非人人得蒙此社會的改造與民主之功。很明顯地，布希此等人在庫柏呈現的世界裡，是無法脫胎換骨的，也就是說，庫柏隱約已將布希排除於新共和國的教化範疇外。

以上的分析將幫助我們解決庫柏呈現路易斯安那土地時所顯露的另一個疑惑——《大草原》開頭所謂「帝國走向和平分裂，我們也可安心，因為我們將會有一個同文、同種、同信仰、也同樣深信政治公義的鄰國」與《關於美國人》中「未來這些地區將有屬於自己的居民是顯而易見之事」等隱晦之語。由以上的討

<sup>24</sup> 庫柏表彰的民主其實還是具有濃厚聯邦派文化菁英主義者的階級意識，此點可從他給予鄧肯與保羅頗具階層 (hierarchy) 差異的成就看出。

論可合理推測，庫柏有切割遠西於美國之外的暗示。此外，如果以什彌爾族在舊約中是具有「貝多因族」特質的以色列史前時期小支系，那麼庫柏的用意便更加清晰，在庫柏的國族建構中，西部人是與新共和國格格不入的一個族群，短期間內，在美國國力尚未穩固之際，他希望美國人口不再西移；長遠來說，他更希望具「美洲貝多因族」性格的西部人能自共和國分裂而出，另行成立國家，就宛如以色列與以什彌爾族的關係一般，如此則共和國仍能維持以菁英份子主導之階層社會，而西邊兄弟之邦也可穩固美國邊防。

了解庫柏聯邦派文化菁英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幫助我們再次印證《大草原》營造遠西大海意象以刻畫國境天然邊防的意圖。本文稍早曾引述華茲崔特的分析中提到新英格蘭人堅持「美國領土擴展已超出自然賦予之疆界」的說法。同樣地，史密斯也指出聯邦派人士對路易斯安那購買案的強烈反對態度；爲了維持北方的政治優勢，他們甚至喊出：「以波多馬克河爲界，讓蓄奴各州自生自滅！以阿利根尼山爲界，讓西部野蠻人自生自滅！以密西西比河爲界，讓密蘇里由行政首長治理，不然就放棄，讓給野獸作棲息地」（史密斯 146）。雖然庫柏不曾表露如此尖銳之語，他對遠西以及西部拓荒者的態度仍與此接近。

《大草原》中自然採集學者貝提斯博士（Dr. Battius）角色的塑造也是洩漏庫柏遠西意識形態的缺口之一。學者范蒂夫（Edward P. Vandiver）主張貝提斯博士一角乃受到莎士比亞喜劇《空愛一場》（*Love's Labour's Lost*）中賣弄學問的哈洛芬妮絲（Holofernes）角色的影響，意欲爲緊繃的故事情節創造幽默感，可惜過度誇張，反成敗筆。本文的重點不在評論《大草原》的藝術成就，不過范蒂夫的文章卻提示了我們庫柏在此書中對遠西自然採集學者的態度。根據鄧肯的分析，自從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以來，從事自然研究的探險家便成爲帝國擴張主義的先鋒。尤其到了十九世紀，自然學家在以科學之名對其所謂「新發現」地區進行採集與研究時，其實也同時運作著包括命名、描述、與分類等細膩的權力關係。他們不僅在知識上啓發大眾，也在經濟上啓發政府，他們往往依帝國利益需求來建構有關此地區的論述，並滿足白人讀者閱讀異國世界爲白人英雄所征服的文本想像（49-50）。鄧肯所分析的現象不僅在非洲開發的歷史上如此，在北美的殖民地拓展上也表露無遺。事實上，庫柏《大草原》地景描述主要資訊來源之一的路易斯與克拉克探險隊（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報告書便是傑佛遜總統在路易斯安那購買案成功後，用國家經費所委派的地理研究小組，箇中權力與知識的關係不言可喻。諷刺的是，庫柏雖然一方面倚賴此探險隊報告書作爲創作《大草原》的地理知識來源，一方面卻在小說中藉由貝提斯博士的角色對從事自然採集的科學家大加嘲弄。本文認爲，倘使貝提斯博士乃小說敗筆，原因並非

庫柏對幽默感的拿捏失準；庫柏用意可能根本不在製造喜劇調劑 (comic relief)，而是對自然採集科學家的嘲弄過了頭，也就是說，貝提斯博士一角失敗原因在於庫柏反對共和黨遠西擴張的立場，不在於庫柏的美感決斷力。

雖然庫柏意欲呈現遠西貧瘠荒涼，不適合人居住的特質，但是如福拉納根 (103) 所言，細心的讀者將發現庫柏對細部環境的描述卻往往洩露相反的訊息：書中不同地方會分別提到密西西比河的支流，也曾提到大片如茵的草地，甚至翠綠的河谷。此地景描繪上的矛盾其實也洩露庫柏對遠西擴張憂喜參半的心情。庫柏本身從未到過遠西，在他撰寫此小說時，他本人甚至不在國內，而是旅居法國。他對遠西地景的想像，倚賴的乃是當時出版的幾份有名的探險報告，其中又以前文提過的路易斯與克拉克以及隆恩兩落磯山脈探險隊的報告書最重要。<sup>25</sup> 根據穆辛卡·瓦歷思 (Muszunska·Wallace) 與歐佛冷兩學者的研究，庫柏相當忠實地呈現他手邊的資料，歐佛冷甚至鉅細靡遺地證實庫柏在許多地方幾乎隻字未改地重覆隆恩的陳述。<sup>26</sup> 諷刺的是，庫柏的兩大資料來源內容差異甚鉅。本文之前曾引述史密斯的研究指出遠西的沙漠迷思主要源於派克 (Pike) 的探險筆記，之後再經隆恩確認，但是路易斯與克拉克的報告書卻非屬沙漠論述一派。如果讀者快速地瀏覽此報告書開頭所列各章節之摘要，可看到幾乎每個章節都有對不同河流的地景描述；<sup>27</sup> 事實上此探險隊在遠西的路徑便是沿著密蘇里河的上游支流挺進，幾可說是對密蘇里河的水文探究。<sup>28</sup> 如果讀者更進一步閱讀，更可知報告書雖提及此地林木較稀，卻綴滿綠茵，溪流、瀑布、沃土、河谷等景觀，而第八與第十章所敘述的溪流景色更是動人。很明顯地，上述《大草原》中的翠綠谷地等地景刻畫乃取材路易斯與克拉克的報告書，此外，書中貝提斯博士角色、草原大火、本波等人介入蘇族與鄰近小部族的對立等情節的靈感，也明顯來自該報告書。<sup>29</sup> 由此可推知以庫柏新英格蘭的意識型態立場而言，他明顯偏向沙漠迷思，然而在營造小說世界時，他卻不時為路易斯與克拉克的撰述所吸引而將箇中元素借用於其中，至於此營造結果所造成的矛盾，恐怕非身處異國，出版時間

<sup>25</sup> 另外兩份則是麥肯錫 (Mackenzie) 與夏樂維 (Chyralvoix) 所著。見 Muszynska-Wallace 193。

<sup>26</sup> 歐佛冷在他著作中花費整個章節 (Chapter 4) 討論並比對庫柏在《大草原》中引用遠西探險資料的現象。

<sup>27</sup> 除了第 16 章之外。此章節專注描述印地安肖肖尼 (Shoshonee) 部族之歷史、社會背景。

<sup>28</sup> 密蘇里河乃密西西比河的主要支流，由落磯山脈東側往東南匯入密西西比河。

<sup>29</sup> 路易斯與克拉克報告書編者亞倫 (Paul Allen) 在 1813 年報告書正式出版前一年，曾致函傑佛遜總統，希冀獲得探險隊長路易斯之生平資料。傑佛遜總統回函時除了描述路易斯生平外，同時提及當時知名的法籍植物學家 Mr. Andre Michaux 曾隨隊研究，但在其抵達肯塔基時卻因法國大使另派任務而折返 (Jefferson xi)。至於小說中草原大火與印第安衝突兩事件皆與報告書第五章有共通之處。

緊迫的庫柏當下能察覺的。

對於西部與西部族群的呈現，學者潤奇（Ringe）在〈《大草原》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一文中以本波與布希為代表，主張庫柏對西部人印象存有正反兩極端版本，而兩版本之對照在小說開頭的地景描繪上有極具象徵意義的呈現。在布希一家人拖著愚懶動物般的步履橫越草原時，迎面而來的，是一個因背光而身影顯得格外巨大的老人。此老者在「漫天紅光中」，看來身材「巨碩」，「神態因若有所思而顯得憂傷」（15）。潤奇認為，庫柏藉由此般意象傳達了本波神聖的性格，此性格與布希對大自然的摧殘形成強烈對比。<sup>30</sup> 同樣地，布利（Marius Bewley）在〈獸籠與大草原：關於象徵主義之兩論點〉（“The Cage and the Prairie: Two Notes on Symbolism”）也提到本波在本書中的神聖地位。本文認為，即使庫柏賦予本波一定程度的超凡地位，本波仍舊被限定在非主流的次要階層，而且是注定要在文明巨輪滾動下消逝的邊緣階層。關於此點，皮爾斯（Roy Harvey Pearce）以他犀利的觀察作了最好的註解：

不論庫柏、該時代美國人或後世都被西部拓展在印地安邊境所衍生的低度文明問題吸引。庫柏對此問題的分析與評價一貫著眼於邊境居民野蠻的特性與弊端。「皮襪故事系列」的邊境人有兩大類型：一是嗜血、兇殘，徹底感染印地安人低劣性格面者；另一是「皮襪」，純然只具良善面。純惡也罷，純善也罷，最後都不重要，因為不論善惡，印地安本質終歸異於白人特質，西部邊境迥異秩序分明之東部，而野蠻人終究是化外之民。職是，「皮襪」及其類，包括邊境人與印地安人，都得消逝，此消逝之現象及意義最終被定義為野蠻生活與文明接壤後顯現的匱缺。本能感受此恢宏意義的「皮襪」坦然面對，偶或甚至表現基督慷慨捨身之壯烈。藉由雕塑「皮襪」角色，庫柏合理化了人們在文明與時代進展下所受的遭遇，若印地安人無法在文明生活有任何實際地位，「皮襪」亦然。<sup>31</sup>（206-207）

<sup>30</sup> 米勒在他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看法；他甚至稱《大草原》為「喜劇輓歌」(elegiac comedy)以強調本波以愛結合書中許多人物，組成類家庭的超凡地位。

<sup>31</sup> 歐佛冷也提到雖然本波與布希表面看來全然相反，他們「在許多層面彼此映照庫柏對文明的態度。他們一被讚頌，一被憂懼，但二者最後終歸失敗」（151）。事實上，本波與分身的對照在《拓荒者》中也曾出現，只是此中柯比（Kirby）的角色份量未若布希重要。

大草原的寫作背景不論對庫柏個人或美國國家整體而言，都是一個令人憂喜攙雜的年代。一方面，美西擴展不論在實質或象徵層次上，都令美利堅這個剛撐過獨立危機的搖擺稚兒一夕茁壯，在國際上聲勢大盛，讓當時紛亂不已的歐洲國家刮目相看；然而在此同時，它卻又令美國內部自殖民地時代便已種下的區域衝突因子急劇加深。無疑地，對接受過新英格蘭貴族教育的庫柏來說，西部人的草莽性格絕非其激賞之對象，西部勢力的增長也絕非其所樂見之趨勢。然而以國族史詩撰述為己任的他，如何能忽略路易斯安那購買案在美國發展史上寫下之輝煌成就？職此之故，《大草原》一書的敘事策略便顯得左支右絀，雖然格局上仍可見力求雄渾之姿，卻始終難以像《拓荒者》或《最後的莫希根人》般，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在地景營造上，庫柏為了在心理層次上解決一己對遠西持續開發的憂慮，極力刻畫遠西的荒漠地景，甚至切割此塊土地及其居民。然而他的策略顯然並未奏效。在人口壓力、共和派勢力上升等因素影響下，物換星移，西部墾荒成為多數人民的渴望。即使庫柏設法營造史詩的磅礴氣勢，仍無法獲得大眾的激賞，也注定此小說在其時代未獲主流評論家青睞的命運。然而，從《大草原》地景呈現的複雜語調中，我們解析出一個文化論述形構過程的歧異多樣表現。本文的討論顯示，如今被視為美國國族性格表彰的西部神話並非依循單一社會勢力的線性發展而來，而是眾多的社會機制，包括論述及非論述性質的元素，在一定的時空交錯、匯聚、甚至經過一番戰鬥過程，才得以成為文化主導（cultural dominant）勢力。就此系譜學的觀點來說，《大草原》雖然在庫柏的國族論述系列裡未能達到作者希冀的目的，卻是了解美國歷史進展的重要文本。

## 引文書目

- Benfey, Christopher. "Glamorous Pictures." *The New Republic* 237.7 (2007): 61-63.
- Bewley, Marius. "The Cage and the Prairie: Two Notes on Symbolism." *Hudson Review* 10.3 (1957): 403-14.
- Chase, Richard.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80.
- Cooper, James Fenimore. *The Prairie*. (1827). New York: Penguin, 1987.
- . *Notions of Americans*. (1829). Vol. II. NY: Frederick Ungar, 1963.
- Cosgrove, Denis, Mona Domosh. "Author and Authority: Writing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25-38.
- Cox, John D. *Traveling South: Travel Narrativ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Identity*. Athens: U of Georgia P, 2005.
- Crevecoeur, Hector St. John de.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London: Dent & Sons, 1962.

- Daniels, Stephen and Denis Cosgrove. "Spectacle and Text: Landscape Metaphors in Cultural Geography."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7-77.
- Duncan, James. "Sites of Representation: Place, Time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39-56.
- Duncan, James, David Ley. Introduction: Representing the place of Culture.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1-24.
- Flanagan, John T. "The Authenticity of Cooper's *The Prairi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 (1941): 99-104.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Y: Pantheon Books, 1982.
- Gates, W. B. "Cooper's Indebtedness to Shakespeare." *PMLA* 67.5 (1965): 716-731.
- Hall, Stuart. "Encoding, Decoding."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 Simon During. London: Routledge, 1993. 90-103.
- Hofstadter, Richard. *America at 1750*. NY: Vintage Book, 1973.
- Ishmaelites.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Vol. III. Ed. David Noel Freedman. NY: Basntam Doubleday Dell, 1992.
- Jameson, Frede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P, 1991.
- Jefferson, Thomas. "Life of Captain Lewis." Lewis and Clark. vii-xxiii.
- Lawrence, D. H. *Studies in Classical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 Lewis, Meriwether and William Clark.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s Lewis and Clark, Vol. I. To The Sources of the Missouri, Thence Across The Rocky Mountains and Down the River Columbia to the Pacific Ocean. Performed During The Years 1804-5-6*. Ed. Paul Allen. Gutenberg Ebook. August 20, 2005. Web. Oct. 17, 2009.
- Loges, Max L. "Cooper's *The Prairie*." *Explicator* 63.2 (2005): 74-76.
- McMillen, Neil R and Charles C. Bolton. *A Synopsis of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Evan R. Dee, 1997.
- Miller, Edwin Haviland. "James Fenimore Cooper's Elegiac Comedy: *The Prairie*." *Mosaic* 9.4 (1976): 195-206.
- Morgan, Edmund S. *Benjamin Franklin*. New Haven: Yale UP, 2002.
- Muszunski-Wallace, E. Soteris. "The Sources of *The Prairie*." *American Literature* 21. 2 (1949): 191-200.
- Overland, Orm. *The Making and Meaning of an American Classic: James Fenimore Cooper's The Prairie*. Oslo: Humanity, 1973.
- Pearce, Roy Harvey. *Savagism and Civilization: A Study of the Indian and the American Mi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53.
- Person, Leland S, ed. *A Historical Guide to James Fenimore Cooper*. NY: Oxford UP, 2007.
- Ringe, Donald A. "Man and Nature in Cooper's *The Prairie*."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5.4 (1961), 313-323.
- Smith, Henry Nas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0.



- Smith, Jonathan. "The Lie that Blinds: Destabilizing the Text of Landscape." *Place/Culture/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3. 78-92.
- Stephanson, Anders.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Y: Hill and Wang, 1995.
- Vance, William L. "'Man and Beast': The Meaning of Cooper's *The Prairie*." *PMLA* 89. 2 (1974): 323-31.
- Vandier, Edward Jr. "Cooper's *The Prairie* and Shakespeare." *PMLA* 69.5 (1954): 1302-04.
- Waldstreicher, David. *In the Midst of Perpetual Fetes: The Mak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1776-1820*.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1997.
- Washington, George. "Farewell Address." Philadelphia, PA. 17 Sep. 1796. 106<sup>th</sup> Congress: 2<sup>nd</sup> Session, State Document No.106-21, Washington. 2000. Web. 5 Sep. 2002.

## 摘要

文化研究興起促成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評論近年的昌盛。然而多數學者的注意力依舊置於他生涯早期最受矚目的數本作品上；若干評論家認為《大草原》不過是「皮襪故事系列」前兩本故事的複製。事實上，《大草原》與前兩本小說落差極大。如果庫柏在《拓荒者》中譜出田園謳歌，在《最後的莫希根人》中打造國族史詩，他在《大草原》裡營建的卻是輓歌般的悲愴。爲了探求此般意旨上的崩解，本論文將從西部擴展在美國建國初期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切入，檢視庫柏在《大草原》中對遠西（the Far West）地景的呈現如何反映了美國早期國族主義運動內部意識形態的競爭。

**關鍵字**：西部擴展、遠西、地景、美國早期國族主義運動、意識形態的競爭

##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cultural studies, James Fenimore Cooper shines out from his shaded corner once more. However, most critics take interest in his early productions only. *The Prairie* never receives its due attention. This book is commonly seen as a replica of the first two Leatherstocking tales. Few people have noticed the great gap in between. In fact, if Cooper has composed a pastoral idyll in *The Pioneers* and a sublime heroic epic in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what he creates in *The Prairie* is an elegy full of pathos. Approaching from the politics of Western expans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how Cooper's presentation of the Far West landscape in *The Prairie* reflects the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in early American nationalism.

**Key Words : Western expansion; the Far West; landscape; early American nationalism;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

周淑娟，個人自博士論文以來，研究重心一直放在美國建國初期國家主體建構之相關文本表現。博士論文以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為研究對象，討論其「皮襪系列故事」前三本作品所反映的美國身分認同危機與其中牽扯的社會議題，如印地安部族的滅絕、蓄奴制度、生態破壞、階級不公等。此論文部分章節經修訂、改寫後，以標題〈在彼與此之間：庫柏的「皮襪」系列故事與美國早期國家主體性〉以及〈想像家國：論《拓荒者》中的美國牧歌迷思〉分別發表於《中外文學》第34卷第6期與《英美文學評論》第八期。博士論文之後，於二〇〇七年與二〇〇八年接續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題目各為「浮動的城市，幻化中的主體：布朗小說與美國獨立初期社會的變動」以及「女性、家庭、與美國革命意識型態：以一七九〇～一八三〇年之美國 sentimental novels 為例」；前者的研究成果即將發表於第十八屆英美文學研討會。此外，二〇〇七年十月於中研院的生命書寫研討會發表「失根或重生：從《來自美國農夫的信》中書寫主體的分裂看革命時期美國特質內在的情感衝突」論文。前述系列研究皆環繞十九世紀早期歐洲他者對美國主體所形成的曖昧成分等相關議題。